

該拆嗎？《救救歡喜鴛鴦樓》

陳艾潼 文

2020/10/25

《救救歡喜鴛鴦樓》的背景設定延伸自2003年春河劇團的《歡喜鴛鴦樓——Q版救風塵》，女主角劉采棠和父親劉大同住在相思里中，祖先留存下來的二百年歷史老屋——歡喜鴛鴦樓。當年新科狀元安秀實買下采棠奶奶與其姊妹所住的歡喜樓與鴛鴦樓，將兩樓併作歡喜鴛鴦樓，與劉大同一家共同度過了好幾年。兩家人在這裡創造許多回憶，直到安家的搬離。面對安秀實的兒子、采棠的青梅竹馬，也就是歡喜鴛鴦樓的擁有者——安德森突然回鄉拆樓的決定，采棠給予支持，為的就是給爸爸更好、更安全的環境養老；然而，劉爸秉持著守護祖先心念的志願，抵死不從。

老屋的拆與不拆

都更，一直是台灣社會長期在熱烈討論的問題，過程中往往產生許多爭執與爭議。老舊的房屋顧名思義就是又舊又老，除了政府在意的市容感觀外，住在裡頭的人也會有安全上的疑慮；然而，對長年居住於此的長輩來說，這個房子代表著他們的人生，承載著數十年的回憶，他們住習慣了，認不下第二個家。劇中的劉爸正是如此，在外界眼中，他就是頑固的釘子戶；在劉爸看來，這些同意拆房的里民則是沒情，也沒義。值得注意的是爭執過程中的佈景設計，家家戶戶以空洞的鐵框線條構成，彷彿訴說著這些即將都更的家，不再具有意義。



鐵框構成的家與書信組成的相思樹（圖片來源 / 春河劇團臉書）

都更，有解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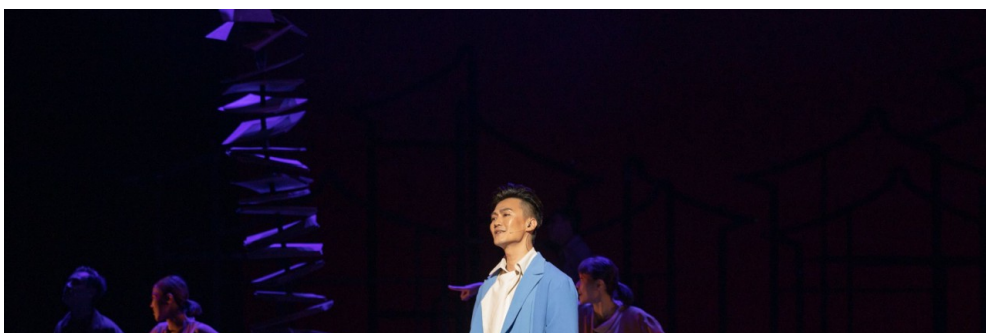
面對都更，各人各有考量點。年輕人唱著：「給我嶄新的公園，我要改變！」，期待著家園的改造；老人嘆著：「改了，相思里就不存在了。」當相思里里長一邊安耐里民，一邊和劉爸說：「劉爸，相思里有超過80%的人同意，其實這樓是拆定了呀.....」我們從而得知，依照法規，相思里再造計畫是勢在必行。然而里長並沒有強硬執行，即使再怎麼無奈和困擾，他與里民仍到歡喜鴛鴦樓外誠心與劉爸對話，顯露出整個相思里的本質為「情」，並不是劉爸所想的那樣冷酷無義。

只是，都更計畫必得有所定案。現實生活中，我們看到許多強拆房屋的案例，也有和平遷出的範例。在《救救歡喜鴛鴦樓》中，我認為編劇並沒有想要給予觀眾一個確切的答案，他更想呈現的是過程中的溝通與互相理解。很多爭執往往建立在人們的封閉，當彼此都願意打開耳朵聆聽他人的心聲，就更能設身處地的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。也許最終的結果仍是拆房，但至少一部分的「情」，得以成功留住。

在劇中，我們沒有看到歡喜鴛鴦樓的真實結局；和朋友討論的結果，我們認為安德森捨棄了所有改造設計圖，是不是代表著原貌才是他想像中最完美的樣子？會不會危樓依舊拆了，但重建一個一模一樣的歡喜鴛鴦樓呢？這或許也是都更計畫的另一個出口。編劇這樣的設計，引人省思。

「家」

家，是什麼？對很多人來說，家，就是那個有家人在裡頭等待你回來的住處。但對被迫在外流浪多年的安德森而言，他不知道他的家在哪裡，也不知道充滿童年回憶的歡喜鴛鴦樓是否還有他的容身之處。於是，安德森一出場便唱著：「我不想念這裡的陽光，我不想念昨天、這裡的一切和童年。」但有趣的是接續的歌詞：「我不想念那投過籃的籃框，那捉迷藏的小巷。」那些從前的回憶依然烙印在安德森的腦海裡，這段唱詞聽起來反而像是在告訴觀眾：「我好想念這裡。」沒有特別的言語，也沒有額外的動作，就這樣淡淡的、不經意唱出安德森自己內心最深處的聲音。當下聽到的瞬間，我深刻地感受到安德森內心的徬徨和感傷，很精采的一個設計。





多年後還鄉，但卻找不到歸屬感的安德森（圖片來源 / 春河劇團臉書）

我想許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驗，見到好幾年沒見的一群朋友，心裡頭產生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矛盾感。很多時候，這個矛盾會因對方的一個小動作或一份主動而打散。劉爸和采棠對安德森的愛從來沒有改變，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對話卸下他的心防，也找回對「家」的想像。音樂在這裡有著非常強大而簡潔的作用，透過歌曲包裝了許多強硬的情緒，無需台詞便可使觀眾得以在短短的一分鐘內，體會到角色的心情轉變而不感到突兀。

劇組在佈景與角色設定上花了不少心思，采棠在德森流浪的過去幾年時常寫信給他，而歡喜鴛鴦樓旁的相思樹正是由書信組織而成，映照著女方對男方的思念；另外，采棠的職業是氣象主播，總是藉由播報德森所到之處的氣象來表達對他的關心。安德森在出場時曾說：「如果這裡沒有一盞燈是為我留，我為何要回來？」其實，舞台的一切早已做出了回答。



采棠藉由播報氣象表達對德森的關心（圖片來源 / 春河劇團臉書）

2003年的《歡喜鴛鴦樓——Q版救風塵》為武俠音樂劇，當時創下一票難求，連加演都2周賣罄的盛況。有人說，2018為台灣音樂劇的起飛年。除了有各國音樂劇輪番上演，台灣自製的作品也層出不窮，規模、題材更是多元，春河劇團也趁勢在今年（2020）再次推出此新版音樂劇。然而，台灣在發展音樂劇的路上並不是那麼的順遂，除了資金的問題，場地也是劇團得克服的難題之一。

台灣的劇場多不是為音樂劇量身打造，無論是人數容納量、喇叭的配置、音場的空間與設計等等，往往會造成演出團隊額外的煩惱。飾演女主角劉采裳的朗祖筠在謝幕時，特別向現場樂團致意。她表示，受到場地限制，整個團隊只能窩在舞台的一角演奏。而我在因緣際會下來到後台，看到樂團的「演出場地」後，只能說「他們真的辛苦了！」。

以這次筆者觀看的地點——城市舞台為例，其場地之小，一樓僅有576席，三樓加起來不過也才1002人。一般音樂劇適合於一千至二千個座位數規模的劇場演出，城市舞台勉強及格。然而，千人的座席硬生生被拆為三層樓，在音樂劇所追求的情感交流與互動層面上便扣了不少的分。由於場地屬於窄長型，坐在一樓13排的我已與舞台有相當的距離，加上一旁貼近坐席的梁柱與緊接在後方的控台，無形的干擾與壓迫感使人實在很難從頭到尾投入於表演中，不免替此次演出感到惋惜。



城市舞台座席（圖片來源 / Flickr）

一段療癒的旅程

稍嫌可惜的是，原先期待劇情的最後能留下深刻的結尾，然而緊接著的角色謝幕反而蓋過結局於我腦中的痕跡。不過瑕不掩瑜，值得肯定的是演員的投入與作詞作曲的用心，過程中觀者演能最之路上，「更」得我在後台時，請各位「剛劇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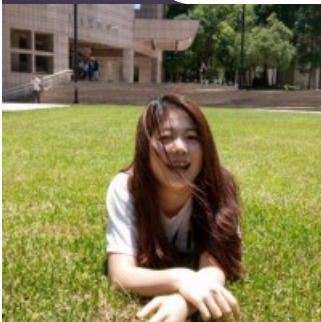
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@NCTU

作出的用心，過程中那表演能重之深入，「告」待我仕後台時，連一句「剛剛的表演真精彩！」都說不出來，整齣戲得到的震撼讓我在走出劇場後久久不能自己。

與其說他是喜劇，不如說是一趟療癒觀眾的旅程。切身的議題、真摯的情感加上直接而不饒口的歌詞與旋律，帶領觀眾在觀戲的同時，與自身經驗作連結。作詞者顏云農說：「這世界已經夠糟了，而唯有『多情』能讓紛亂的人事時地物柔軟起來。」在歡樂的音樂氛圍中，悄悄觸碰觀眾心中某一角落的情感與記憶，以輕鬆愉快的態度重新看待過往的困擾與劇中的議題。無形之中，療癒了在場每一位人們的心。

關鍵字：古蹟保存、地方創生、家、救救歡喜鴛鴦樓

縮圖來源：[春河劇團臉書](#)



記者 陳艾潼



編輯 劉凡瑜